

■手迹钩沉

方寸铭风骨

——闻一多先生篆刻的一枚印章

□李 汀

得知西南联大博物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举办的“烽火·弦歌——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特别展览上,展出了我们近期捐赠的一枚印章,我禁不住心潮涌动,回忆绵绵,至为感奋和欣慰。

这枚印章是闻一多先生篆刻后送予他的学生李国香的,而李国香正是家父。这枚印章的珍贵之处在于边款一侧刻有“抗战胜利纪念 三四·八·三一 昆明 一多”。这是闻一多先生刻于1945年8月31日的纪念章。此时正值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不久,距今已有八十年。

方寸印章,边款寥寥十五字,时间、地点、人物、内容、情感,一目了然。它不仅是闻先生抗战期间蓄须明志、刚毅坚卓、刻章纾困直至迎接胜利、风骨浩然的历史物证,也是联大师生爱国情怀的精神象征。

1946年,家父李国香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闻先生是父亲读大一时的国文老师。闻先生讲古汉语课《左传·齐晋鞌之战》时的生动形象,让父亲一直记忆犹新。

父亲谈到联大师生生活条件极端困苦时回忆说,当时有“不得不”与“了不得”之说:一句是指生活上穷得“不得不”,另一句是指精神和学问上志存高远“了不得”。父亲出身贫寒,在重庆、昆明读高中和大学,因买不起长途车票,竟连续9年未能回家探亲。祖父因病离世,他也只能垂泪遥望,在梦中相会。在联大求学的4年间,父亲从没花钱在街上澡堂洗过一次澡,仅靠联大茅草顶宿舍旁土水井里浑浊的凉水打理个人卫生。而闻一多这样的国学大师,为了生存,也不得不在课余挤时间“挂牌治印”,补贴家用。

即便如此,在做学问上,听课的学生、讲课的老师,绝不敷衍。闻先生有一次在课堂上慷慨陈词,袒露心声,勉励学生不辱使命,自强不息,要为未来活下去、奋斗下去。父亲告诉我,闻先生说:“人生存的欲望应该是非常强烈的,你看马路上断了腿还在爬行的乞丐,我们也许认为他活着已没什么意义了,不!他还在向前爬……”父亲还回忆道:

“当时有一部电影叫《一曲难忘》,是波兰作曲家肖邦的传记片,讲述了肖邦和乔治·桑的爱情和在战乱中为祖国抗争的故事,结尾镜头是肖邦患肺病仍在激情弹琴,一口鲜血喷在了琴键上!生命戛然而止。闻先生说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看过三遍。”

闻先生擅金石篆刻,联大教授浦江清专为他写了“金石润例”(作用类似广告),曰:“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联大的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等12位著名教授联名推介,一时间闻先生“治印”传为美谈。另有个传闻,闻先生对联大师生和友人刻印均不收费用。

出于对闻先生的崇敬,20岁出头的学生李国香“不知深浅”地试着找先生求印,不料先生竟欣然允诺,过后却迟迟没有消息。父亲愧疚不已,感觉给先生添了麻烦,他想,先生一定是太忙无暇顾及,抑或因求印者众多而忘却此事。因此,父亲也再未向闻先生催要。

抗战期间,联大学生救国热情高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多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沙场,不少同学担任了盟军翻译。父亲的英文成绩都很好,自1944年至1945年,也一边读书一边在昆明的陆军总部后勤部担任了兼职翻译。陆

军后勤部的主要任务是为前线部队保障供给,在译员岗位上,父亲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出乎父亲意料的是,不日,闻一多先生把刻有“抗战胜利纪念”的这枚印章交给了他。这让久盼无果的父亲喜出望外,再次感受到了闻先生的人格魅力——先生非但没有忘却一位普通学生的心愿,还选择了最好的时机,在印章侧壁刻上了值得永久纪念的文字。

抗战胜利后,正读大学四年级的父亲和中文系同学联合创办了一份文学刊物《两周文艺》,父亲拿出当盟军翻译的遣散费作为办刊费用。他曾回忆,囿于经费不足,刊物仅出了5期就终止了。在这几期刊物上,曾转载过闻一多、郭沫若等人的文章,还发表过父亲自己的小说以及同学的诗歌等,闻先生对其中的一些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可惜的是,1946年父亲大学毕业返回甘肃老家途中,丢失了一件行李,其中就包括这几份《两周文艺》。

大学毕业后,父亲先在兰州教授英文,后转向中国少数民族维吾尔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在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学院任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领域的拓荒者。他倾注30年心血,在20世纪80年代撰著了《维吾尔文学史》,被学界认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维吾尔文学发展历程的专著,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父亲还从事维吾尔文学和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多有译著出版,成就斐然。

在教学上,父亲可謂桃李满园。他的学生在各行各业中为增进民族团结和建设边疆做出了贡献,许多学生成了知名专家、教授、出版社社长和各级行



抗战胜利纪念章 闻一多作
西南联大博物馆藏



抗战中后期,“挂牌治印”的闻一多

意吧,会有希望的。”

能清晰、准确地说明闻一多先生这枚印章原委是我的二舅李松年先生。1947年底,李松年离开兰州去南京求学。出发前,家父李国香将闻一多先生送的这枚印章,转赠给了未婚妻、我母亲李荷荷的二哥李松年,以激励他志存高远、努力奋斗,并在印章的另一侧壁刻上“给松年 斯纪 于兰州”几字。

二舅李松年于1949年考入南开大学企业管理系(当年叫工商管理系),实现了他考取名校的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先后从军、转入中国农业大学。1957年,他响应组织号召,从直辖市天津来到四川成都,在一市属中学当了一名数学教师,兢兢业业,直到退休。2015年,88岁高龄的二舅因病住院,在病榻上对我们几个后辈深情地讲述了闻一多先生给李国香刻印的经历,并告诉我们这枚印章他一直珍藏在身边。我们听了很兴奋,认为这枚印章很有纪念意义,试探着问二舅是否可以宣传一下,或把印章捐赠给相关博物馆收藏。但二舅未置可否,从态度上看似有不舍。他认为这枚印章是李国香与自己相知交好的一个纪念,也承载着闻一多先生和李国香的师生之谊。至于是捐赠,还是留给家人当“传家宝”,老人家没有表态。不久之后,二舅就去世了,这枚印章从此收藏在表妹李欣家里。

2024年春节,我到昆明旅游访友,

再次参观了西南联大博物馆,看到了父亲全班同学在联大校门口的照片,看到了闻一多先生刻章的图文,看到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看到了“民主草坪”上闻先生的雕像,再度萌发了把这枚印章无偿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念头。我很快与表妹李欣、兄长李深达成了共识——把这枚印章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珍藏,让它回归诞生的地方,让与它相逢的参观者由此想到闻先生的风骨,由此回忆时代风云,由此感念西南联大师生的精神情怀,由此更加热爱祖国,不忘“中兴业,须人杰”的歌咏。在我看来,这是最为美好和有意义的选择。

于是,2025年4月6日,一个装载着这枚印章和其他联大纪念物的纸箱从北京寄往昆明西南联大博物馆。

不久后,我们收到了博物馆的回复与捐赠证书,深情地回复我们:

衷心感谢您对西南联大博物馆的信任与支持!您的肯定是对我们最珍贵的鼓励,能为保存、守护这些珍贵物品尽一份力量,我们非常荣幸,感恩,感谢!这是小家的珍藏,也是大国的历史,您的托付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一定会保护好这份珍贵的联大记忆,传承好不朽的联大精神!

此时此刻,我们想到要把这些真实的经历告知遥远天国的闻一多先生、家父李国香、二舅李松年,也告知许多不曾相识却心灵相通的人。相信他们一定能感知到这份跨越时空的心灵颤动,而这,便是我们最虔诚的心愿。

■作家印象

利万物而不争

——怀念周明先生

□吕 振

8月底的那个周末,忽然想起来,我有一段时间没和周明先生通话聊天了。于是,我给周老打电话。接通后,是他家属的声音,这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家属跟我说,周老肺部感染,正在住院,不太方便接听电话。我祝福周老早日康复,说等出院了再去探望他,便挂断了电话。虽然周老此前身体一直不错,但最近两年,他陆续出现了腰椎疼痛、腿脚不便、嗓音沙哑、浑身无力等症状,我有些担心,不知道他这次能不能闯过去,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祷。没想到两周后,我便在朋友圈看到了周老辞世的消息。

周老是我在北京文坛年龄最大的朋友,比我大51岁,是我名副其实的忘年交。大家熟知他,是因为他为文学奉献了一辈子,是因为他助人为乐的热心肠。在《人民文学》当编辑时,他扶持了一大批青年作家,策划推出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等重磅文章。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工作时,他全身心投入筚路蓝缕的建馆工作,为文学馆征集了大量的珍贵藏品。退休后,他常常关心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工作,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为家乡陕西的发展不辞辛劳。在我眼中,他既然是我的师长,更像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跟周老相识,是因缘结缘。2019年夏天,我在长安大戏院看西安秦腔剧院进京演出的折子戏,在剧院门口遇到了周老。因为此前读过他的散文集,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眼就认出来了。我上前和周老攀谈,并向我介绍,互相留了联系方式,我们算是相识了。他告诉我,他是陕西周至县人,从小喜欢听秦腔。20世纪50年代来北京工作后,只要有秦腔来京演出,无论多忙,他和乡党、评论家阎纲一定去看,感受那久违的乡音。后来,他陆续给我推荐了陕西戏曲研究院李梅、西安易俗社惠敏莉、三意社侯红琴的戏,我和她们也成了朋友。

除了戏,我们谈论最多的是文学。他知道我喜欢散文创作,就常常鼓励我,希望我在工作之余能多写点东西。2021年,我写

故乡的散文集《望乡书》即将出版,我把书稿打印出来送给他指正。他认真阅读了全稿,并手写了两页纸的推荐语,给予高度评价,还专门请作家贾平凹为我题写书名,令我十分感动。

一些珍贵的书,包括冰心、柏杨、贺敬之签赠他本人的书,他将它们转赠给我,并在冰心赠书的扉页题写“我虽喜欢冰心老人的书,但我愿将它赠送比我更爱书的吕振小友”。他本人创作的十几本散文集,以及他主编的三卷本《历史在这里沉思》的日文版,他也慷慨相赠,这同样是极珍贵的书。

知道周老和著名评论家阎纲老师是几十年的好友,我找出了自己收藏的五六本阎纲老师的书,委托周老代求签名。过了几个月,周老把书还给我时,每本书上都有了阎纲老师的签名题款。周老跟我讲,现在阎纲在老家陕西礼泉居住,他是前段时间回去看望阎纲,专门把这几本书背回去请阎纲签的。我一听大为吃惊,说,您都快90岁了,怎么还亲自把书背回去,寄个快递就是了。

周老说,我看这些书都是几十年前出版的老版本书,怕快递寄丢了可惜,所以亲自带回去又带回来了。这真让我心里五味杂陈,既感动于周老的热诚相助,又为给老人家增添了麻烦自责不已。

周老家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东门外,那条路上的兰溪餐厅留下了我和周老举杯小酌的无数次美好记忆。我和周老会约在周末的中午,到兰溪餐厅会合,边吃边聊。我陪着他一起喝点酒,他至多喝二两,最常点的菜是扁豆丝炒肉和宫保鸡丁。周老跟我

聊文坛往事,一聊就是两三个钟头,他是中国当代文学七十年的亲历者。茅盾、冰心、巴金、丁玲……这些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周老和他们都有交往。通过周老的讲述,那些历史的细节一一浮现出来,我对文学史的认知也更加鲜活立体了。

周老知道我女儿正在上小学,他经常惦记着送给我女儿陕西的美食,有周至的猕猴桃、洛川的苹果、西安的馍等,我和家人都特别感动。我跟周老说,您这么大年纪了,还给我发快递、寄东西,多麻烦呀。周老说,不麻烦,都是家乡的朋友寄来的,我也吃不了,送你女儿吃,顺丰上门来也很方便。我不知道如何报答周老,于是我也给周老寄我老家的特产,感觉就像走亲戚一样。春秋更替,寒来暑往,在这似水流年中,两个相差半个世纪的朋友,互相惦念着对方。

周老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有一回,我去周老家里看他,碰到他在吃早饭,他的早饭竟然只有馒头和豆腐乳。他家里养着几只猫,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晒着太阳,非常安逸。我知道周老会写书法,于是想跟他求一幅字。他从书架上拿下几张前几天写的横幅,说自己不是书法家,写得不好,如果喜欢,随便挑选。我也不客气,选了几张喜欢的准备拿走。没想到,周老竟然又找出来一方砚台和一盒毛笔,说他自己以后也写不动了,把这些送给我,我也可以练习毛笔字,感动得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最近两年,周老希望我帮他做一些事。一是希望我写一些关于文学史料的文章。他曾经将茅盾临终前设立文学奖的绝笔信

复印件、郭小川给他写的诗歌条幅复印件,以及他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合影等资料转赠给我。他说手头还有不少文学资料和作家信札,等整理出来后陆续给我,看能不能写成一批文章。二是希望我陪他看望老朋友。前年秋天,我陪他去看望了93岁的老友邓友梅。他们因为疫情没有见面,久别重逢,紧紧拥抱在一起,非常激动。我给他们拍了很多珍贵的合影,并写成文章发表。后来,他说想再去看望艾青的夫人高瑛,她比周老大1岁,也九十多岁了,但周老因身体原因,一拖再拖,没能成行。关于撰写文学史料文章和看望老友高瑛,成为周老和我没能完成的约定,这是永远的遗憾。

这些年的交往中,我充分感受到了周老的谦虚低调、乐于助人。在他90岁那年,陝西周至作家张兴海为他写了一本传记,打算出版,也是送给周老90岁的祝寿礼。周老把唯一一本打印的样书送给我看,让我提意见。我看后,认为书籍整体很好,对个别地方提了一些具体的修改意见,他非常赞同,并向我表达了谢意。后来,我迟迟未见该书出版,就问周老缘故。周老说,他想了想,自己一辈子就是个普通编辑,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所以没有同意该书面世。

他的一腔赤诚、乐于助人,几乎认识的人都能感受到。我有时候在想,世界上怎么会这么好的人呢?他永远那么善良温和,永远那么古道热肠,无论是对同乡友人还是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只要有求于他,他都倾尽全力热忱相助,不知道有多少人得过他的提携和关爱。这几天,我陆续看到有人写怀念周老的文章,人们都在念叨着他的好,说他是一个“活菩萨”。他一辈子就像一条灌溉文学田地的大河,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真是人间的“活菩萨”。

周老走了,回他的故乡仙游寺“仙游”去了。从此,文坛少了一位可敬的长者,天上多了一颗耀眼的星辰。在他的晚年,我能成为他信任的小友,是我莫大的幸事,也让我感受到了浓浓的人间温情,我将终身铭记。

这是我见到的最美的廊桥。

它突破了传统廊桥中局限于廊与桥的简单组合,创造性地把亭、台、楼、阁和桥结合起来。这是今年国庆期间落成的上杭泮境的丰盈桥。飘逸、浪漫、写意,如梦如幻,如诗如画。

桥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它是别具风情的文化符号。伟人笔下的武汉长江大桥“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像一把锁,锁住气吞如虎、奔腾万里的长江,何等豪迈气派!丰盈桥当然无法与之相比,它只是横跨泮境溪的一座桥,长38.88米,因此更像一把精美的金钥匙,开启了泮境建设最美乡村的新篇。

泮境是片红色的土地。这个距福建上杭县城19公里的小乡镇,在风起云涌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走出了革命家伍洪祥,涌现出为革命英勇捐躯的144位革命烈士,如果以人口比而言,泮境无疑处在闽西的前列。莫道丰盈桥默默无言,置身在这座以红色为主旋律的廊桥上,飒爽雄风心头起,迢迢征途处处新。

泮境为全乡中心,身后的山叫风灯岗。这山不高,几乎伸手可触,也不奇,深绿色,就像一幅质朴的画。然而,站在风灯岗上放眼四野,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一幅奇景:周围重峦叠嶂,古木森森,纤尘不染,绿韵无涯。在天地一色的大背景下细细观察,每座山居然都像一片莲花瓣,簇拥着、环绕着风灯岗,井然有序地逐次绵延而去。

泮境还是个魅力无穷的山乡。虽然这里没有名声很大的土楼,连闽西昔日常见的农家居民房也很少,但以美丽的白色为主色调的现代楼房,一幢比一幢漂亮。它们在宽敞的大道两侧连成一片,沿着地势悠然地拐个弯,写尽现代农村人生活潇洒快意的幸福感。富裕起来的人们,已经从追求温饱提升为追求、创造具有高尚艺术品位的生活。于是,他们自己集资、自己动手,建造了这座美丽的丰盈桥。有了丰盈桥,风灯岗和山下的风灯公园就连为了一体。如画龙点睛,泮境的山山水水,便幻化如昂首腾飞的巨龙,惊艳着来到这里的每个游人。

泮境以前有座古寺叫丰盈寺,早已湮没在岁月深处。而今,沧桑的历史如种子,在泮境人的心里复活了,古寺不再,却化为这座更美的廊桥续写春秋。丰盈桥,不仅系起远去历史和辉煌的现实,系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冀,更是人们大步走向乡村振兴、建设更为壮美的乡村生活的理想之桥。

星河

王端

沈世豪

泮境的桥